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十七

八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范鳴謙

黄氏日抄卷十七

宋 黄震 撰

讀禮記四

曾子問第七

此篇多著處凶禮之變曾子所問三十七子游一子夏二故以曾子問名篇文類檀弓不知誰所集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

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大音泰禆婢支反三息暫反下同

攝主謂上卿代君聽國政者禆服者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禆言禆者取其繢繡大祝禆衣而冠冕接神則吉服也祝聲三者以警神也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反位反朝夕之哭位也舉幣者舉而下埋之階間也○此論君薨後世子生而告殯之禮禆冕吉

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大音泰裨婢支反三息暫反下同

攝主謂上卿代君聽國政者裨服者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言裨者取其績繡大祝裨衣而冠冕接神則吉服也祝聲三者以警神也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反位反朝夕之哭位也舉幣者舉而下埋之階間也○此論君薨後世子生而告殯之禮裨冕吉

黄氏日抄卷十七

宋 黄震 撰

讀禮記四

曾子問第七

此篇多著處凶禮之變曾子所問三十七子游一子夏二故以曾子問名篇文類檀弓不知誰所集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

服以告旣告而後衆哭反位補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

奉芳勇反衰七雷反從才用反見賢遍反

三日世子生之三日也如初如告生之時也大宰主教令之官大宗主宗廟之官少師主養子之官哭踊三者三每踊三度為一節如此者三故曰三者三。此世子既生三日之後以名見於殯之禮宰宗人皆贊君事者子拜稽顙奉子者拜哭也踊襲衰杖成子禮也言北面著子雖幼莫不臣也言師著不可一日無師傅也鄭氏陸氏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

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

宗廟山川

君已葬而世子始生則告于禰禰父之主也父在三

月而見始名故亦三月而名于禰 補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

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道而

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五官五大夫典事者道而出祖道而出 ○出必告于

祖奠于禰反亦如之事死如事生也又及于社稷山川者推事親之道以事神也諸侯受命于天子為宗廟社稷山川之主將暫違去以適天子之國禮宜洞達周徧若此用方氏補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

五廟太祖與二昭二穆五官五大夫。此言諸侯適

祖奠于禰反亦如之事死如事生也又及于社稷山川者推事親之道以事神也諸侯受命于天子為宗廟社稷山川之主將暫違去以適天子之國禮宜洞達周徧若此用方氏補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

五廟太祖與二昭二穆五官五大夫。此言諸侯適

三日世子生之三日也如初如告生之時也大宰主教令之官大宗主宗廟之官少師主養子之官哭踊三者三每踊三度爲一節如此者三故曰三者三。此世子既生三日之後以名見於殯之禮宰宗人皆贊君事者子拜稽顙奉子者拜哭也踊襲衰杖成子禮也言北面着子雖幼莫不臣也言師着不可一日無師傅也鄭氏陸氏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

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君已葬而世子始生則告于禰禰父之主也父在三月而見始名故亦三月而名于禰補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五官五大夫典事者道而出祖道而出○出必告于

服以告既告而後衆哭反位補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

奉芳勇反衰七雷反從才用反見賢遍反

異國見諸侯告行告至之禮視適天子之禮為殺補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至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先重而後輕禮也殯古音賓

並有喪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葬是奪情故先輕者奠是奉養故先重者次者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賔之次凡柩車出葬至次則孝子哭盡哀今為先葬輕

者故自啓殯及葬皆不更新奠行至次亦不哀以重者尚在殯於其輕而先葬者殺禮也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此謂先葬輕者而反然後奠禮而告於未葬者之殯遂修後葬之事鄭氏改殯爲賔謂告語於賔諸家皆從之蓋以反葬不復可言殯也不思葬以輕重分先後此正輕喪先葬畢然後再舉重喪而告於重者之殯不必改殯爲賔補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宗子大宗子雖老無有無主婦者謂承祭祀也故雖七十猶娶然此謂無子孫者若有子孫則老而傳孔氏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内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撤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

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

冠者謂賓賛冠禮醴重醮輕三加冠每一加一醮醴則三加後總一醴醴是古之酒故重酒是後代之法故輕若因喪而加喪冠則服除不復行冠禮不改冠乎曾子再問也天子賜弁冕歸設奠而服更不改冠夫子引類言之也父沒而冠之禮併言及之也用孔氏補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

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旅酬者尸止爵之後主婦致爵於主人次主人致爵於主婦尸致爵於主人主婦主人酬賓及獻長兄弟衆兄弟內兄弟於房中賓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此所謂旅酬見於特牲者也小祥不旅酬謂奠酬於主人主人酬於賓賓不舉主人所酬之觶至大祥則旅酬矣昭公小祥而旅酬孝公大祥

而不旅酬過與不及皆非禮孔氏方氏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

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饋奠謂在殯時與謂執事不足謂月朔殷奠有牲牢

黍稷用人多朋友加麻故士奠用朋友○天子諸侯

斬衰者奠以服重者與祭所以重其喪也大夫服斬

衰者不與避正君也士齊衰者不與避大夫也曾子

疑身重服而與執事為輕喪重祭故夫子答之如此

鄭氏

方氏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

又何助於人

前所謂喪服者與祭蓋喪祭也此所謂祭蓋吉祭也故雖緦麻之輕亦不與也用方氏補

曾子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廢猶除也已方除喪而復與他人之喪祭不可擯相非行事之正於禮或可用方氏孔氏補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

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父喪稱父以弔母喪稱母以弔各以其敵也世母即伯母無父母則稱伯父母以弔不得嗣為兄弟言遭

喪不得成昏為夫婦有兄弟之義未成昏故託兄弟爲辭遭喪之餘無望生全故以此辭於女女不敢嫁而待之服除而後成昏壻之於女氏父母死亦然補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布深衣深衣之麤者縞白絹總束髮長八寸縞總以縞為總。女嫁在塗聞壻之父母死即變服而往聞

已之父母死即反而奔喪補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内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迎魚敬反

曾子疑初昏遭喪不成禮喪除更為昏禮孔子謂祭禮奉祖先尚不追償昏禮飲生人不復可知孔說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

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離力智反

不息燭將遠父母兄弟也不舉樂親之代謝感世變也廟見謂舅姑沒者稱來婦始來歸也祭於禰以婦有共養之禮用鄭說補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見賢遍反

遷朝廟也皇大也皇祖姑壻之祖母同昭穆者非草屨歸葬女氏以未廟見不得婦禮之命鄭氏

曾子問曰取女而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禮氏

以當請期故齊衰而弔然未成婦故葬而除服方氏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

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與音餘亟起吏反鄉許亮反

僞猶假也用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以主之命行齊桓公假為主以行歸而置於廟遂為二主哀公答衛公拜康子亦拜是為二孤之始 鄭氏說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廵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齊側皆反

齊車金路示有齊敬之心天子崩諸侯薨則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而聚也君去國以廟主從鬼神依人而行者也主木主天子尺二寸諸侯一尺祝迎主祝接神者也蹕止行者老聃陳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人為周柱下史或為守藏吏鄭氏孔氏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

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葢貴命也

主命受命於主主在廟而受其命以行不以主行也

補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

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慼容又安能不忍於慈母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為其母其言又非也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鄭氏孔氏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衣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

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
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
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衣失容則廢
諸侯之廢禮增天子崩與夫人喪并天子之廢禮四
為六補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
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
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

瘞

接祭謂接續行事遇變而遽不暇舒徐也本方氏說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飯扶晚反酳音胤

三飯者尸三飯告飽則止若常禮則祝侑尸再飯天子之禮至十五飯今殺禮故三也酳者以酒潄口飯畢主人酌酒酳尸今殺禮故不酳也酢者主人酳尸

尸酬主人令殺禮亦不酢也畢獻者攝主酳尸尸酢

攝主攝主又獻祝而畢無獻佐食以下之禮也。天

子初崩哀慼未遑祭祀既殯而後祭不得純如吉禮

既葬則祭禰從吉用孔氏補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

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於殯自啓

至於反哭奉帥天子

帥循也諸侯待既葬而祭亦如前章天子之殺禮補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爼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室中之事謂獻尸祝佐食耳大夫以喪廢祭者九士併緦不祭則小功亦不祭所廢凡十一於死者無服

謂舅與舅之子及從母昆弟凡皆已之母親於已則服緦於已所祭之祖禰則無服○位尊則以事而殺禮者少位卑則以事而殺禮者多重輕之別也方氏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虚乎

不羣立旅行恐與人苟語而忘哀也已有喪而弔人之喪若為彼哀則忘已之親若為親哀則哭彼為虚

本鄭氏說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

私喪私家之喪殷祭二祥之祭殷者其禮盛也○初為君服不敢為親私除若君服除後乃可為親行二祥祭以伸孝心孔氏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

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曾子承前章問私喪可除遇有君服而弗除及君喪既除則於私喪但行殷祭而不再行除喪之禮是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荅謂時已過而不再舉因及祭不追補之事為證補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殷事朔望薦新之奠○君喪既殯而無事父母新喪

而有事故常在家惟朔望奠則往君所 補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
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
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

君已啓殯而遭私喪歸哭而返送君君未殯而遭私
喪歸殯而反君所 補

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

君所朝夕否

大夫卿之總稱内子大夫之適妻○此承上文在君所時其家使人攝祭大夫妻於君之喪亦之君所朝夕否者君所朝夕之奠大夫有私喪者不與補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誄力水反

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幼賤不誄貴長嫌諛也天子稱天以誄明非欺也諸侯不相誄防

私也禮當誄於天子補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椑薄歷反共音恭免音問

戒猶備也椑周身小棺也共殯服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苴經散帶共之以待其至子嗣君也其子麻弁經衰杖者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闕觀闕

也喪歸殯客位故入自闕升自西階此言已大斂於外而歸殯者也如方小斂歸而後大斂則其子惟加免於首亦未麻弁入自門升自阼階使如生還集補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封古音窆胡如字

既引謂喪在塗封封土於墳子謂嗣君○君喪在塗而聞父母喪遂送君喪封墳即先反不待其嗣君鄭氏

胡氏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
遂既封改服而往

葬時著免聞君喪則待葬畢改祖括髮而往鄭氏孔氏說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
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
常事為于偽反

上牲大夫少牢介副也有助義○牲從貴祭從長補

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

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

庶子之貴者攝祭仍用宗子主名補

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厭於豔反假讀為嘏

厭謂飫神旅謂旅酬嘏謂受福綏祭謂既祭而藏其減毀之墮配謂祝辭以其妃配某氏。庶子為攝主不敢備禮孔氏

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

布奠謂主人酬賓布此奠爵於賓薦之北賓奠謂賓

取薦比之爵奠於薦南而不舉此方酬之始而即不舉謂止而不行旅酬之事也亦承上文攝主不備禮而言所以釋不旅之義用鄭氏孔氏補

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攝主不敢如常禮歸助祭者肉故辭以宗子在他國不得備禮也此亦承上文補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

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哉者以無正文疑而度量之辭身沒而已者以宗子死而代之祭終身不敢稱孝以自同於宗子至身沒而子繼則子可稱孝矣若順也首本也誣猶妄也。

宗子在他國而庶子無爵者攝之祭不敢祭於家避宗子也宗子死而代之祭雖祭於家而不敢稱孝亦

避宗子也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用之順於義也今之祭者不本於義妄而已也補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

祭成人必有尸尸以象神蓋侑食而使之飫者也殤未成人祭之無尸直設饌食以厭飫其神故謂之厭

也適殤陰厭祭於奥而其地闇也庶殤陽厭西北隅

向户而其地明也曾子疑立尸以人代神遂問若厭

祭不用尸亦可乎孔子謂祭成人而無尸是殤之也

不可補

曾子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

祭成人亦有陰厭陽厭今孔子於殤亦言有陰厭陽

厭故曾子疑而問之然成人之祭迎尸之前祝酌奠

奠之且饗是名陰厭尸起之後徹俎敦設西北隅是

名陽厭陰厭陽厭蓋兼用之也祭殤者適則陰厭庶

則陽厭禮不兼用名同而禮則異也孔子復條析之

如後補

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

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為陰厭凡殤與無

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肵音

其

吉祭者從卒哭後之祭也用特牲者尊宗子從成人

也不舉者不舉肺也肵俎者尸所食歸餘之俎也玄酒者元酒用水也利成者利謂養而其禮成也凡陰厭者皆無此禮也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户明處此謂陽厭而其禮又殺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於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

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垳古鄧反從才用反數音速使色吏反莫音暮痁始占反

垳道塗也巷黨黨名也就道右者停柩在道東北嚮以對南嚮而行來之人使之相左凡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柩處右而使行來者相左也已止也數讀

為逮舍奠每将舍奠行主也痁病也○柩行不見星
懼姦慝也日食未知還明之時安知其不見星若冒
行是以人之親病於危亡之患故老子戒其止不行
而孔子述其言補

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
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
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
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復者始死招魂。曾子疑使者所舍皆公館安有私館不復之禮孔子謂士大夫自相停舍為私館公家所造之館與公家所為使之停舍者為公館公館情伸可復私館妨其主人情屈不可復補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

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棺古患反）

土周者堲周夏之瓦棺也園者墓園有草木處不遠葬於墓也輿機機者尸之牀輿謂抗舉之以繩輿舉其牀以適於園就移入土周不斂於室也史佚者周成王時賢史。下殤不斂於宮中以葬於園路近也曾子問若路遠當如何孔子述老子之言謂昔史佚下殤路遠名公勸斂於宮中不敢謀之周公以為可而行之矣用棺衣棺謂宮中用棺早斂至墓又衣以

棺也集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受宿謂受宿齊戒也既受宿而有齊衰之喪出舍公館待祭事畢然後歸哭孔子因併言尸出之禮孔氏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

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與音餘

子夏問居喪而事金革禮歟始於有司之命歟孔子告以古禮居喪則致其事子夏因又問然則居喪而事金革者非歟孔子又述老子之言謂伯禽居喪而伐徐戎者國事之急有為為之也今貪人土地利而

為之者吾不知其可也補

黄氏日抄卷十七

黄氏日抄卷十八

宋 黄震 撰

讀禮記五

文王世子第八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内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内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

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豎上注反莫音墓食上之上時掌反說音脫養羊尚反間去聲讀

内豎小臣掌通内外者御如今小史直日御於君所者不安節謂失常而疾生食上謂進食食下謂徹食在謂察末猶勿也原再也如原蠶之原末有原戒勿

以其餘再進也間猶瘳也疾痛在身無少間隙疾寛

減為間。此言文王孝養王季武王復孝養文王補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

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

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

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齒人壽之數也男八月生齒八歳而亂年老而齒落

齒亦謂之齡謂年齡者謂年為齡也。年齡無可移

之理君王乃戰國之稱其傳之妄歟用胡氏葉氏補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為世子也

涖阼臨朝也阼謂主位阼階武王崩時成王方十歲故云幼不能涖阼周公相之而踐阼方氏謂涖以位言踐以足履言此輕重之别然恐此欲合王介甫字説耳踐阼亦指成王非指周公涖與踐未必有異義

此承上文言文王行世子之禮武王帥而行之至成王幼而為君不可以教世子者教之故假伯禽以抗舉世子之法使成王習見之盖必能為世子而後能為人君也武王成王之為世子皆法文王故以文王之為世子結之補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學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舂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

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學戶教反凡學干戈之類並同

學士之學如字

學古讀如敩謂教之使效世子君之適子學士司徒所選升於學者凡教世子學士必時謂四時各有宜干盾戈句戟武舞所執羽翟羽籥笛文舞所執小樂正大胥籥師籥師丞皆樂官之屬南雅樂名先王之樂以中聲為節温和而明達故名南詩云以雅以南九夏樂章名夏夏與南同義上庠虞學東序夏學瞽

宗商學周兼立三代學也○干戈武舞以動作時學羽籥文舞以安靜時學弦誦聲屬陽故於春夏禮由陰作書以言事故於秋冬然此言春誦夏弦秋讀禮冬讀書王制言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其時其法皆不同恐皆漢人誦聞古昔之言未知孰是要之學無時而不習難各以時為拘也用方氏陳氏補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祭謂饗天地社稷宗廟養老乞言謂養三老於學而

乞其誨言合語據鄭氏謂鄉飲鄉射之屬孔氏謂養老乞言自然合語則又綴於乞言之下劉氏謂合語禮在後此君臣所以和同而誠意所以浹洽然則合語殆親密欵語之意集補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學戶教反

戚斧也語說合語之說也乞言云命者乞言王事也數篇數也干戚語說乞言三者皆大樂正授世子及學士以篇章之數爲之講說使知義理也鄭孔陸氏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大司成即大司樂論說若後世講說王氏陸氏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間如字又古辯反

席三尺三寸三分三席之間共留一丈所謂席間函丈可以問者以聲足相聞又不至大逼也負牆卻就後致竦敬列事未盡不問不敢錯雜長者之語所謂毋勦說也用鄭氏陸氏補

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官謂禮樂詩書之官 鄭氏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國有故則否

合謂合樂國有故謂喪紀凶札之類 晦庵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遂者因而行之也 補

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

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語於郊謂論説於在郊之學取賢斂才謂於此辨論官材德進事舉言揚三者之外雖曲藝之士亦誓戒之以待又語於郊而再考之若於德進事舉言揚三者而有其一則爲之進其等使出於曲藝之流而升於三者之列謂之郊人遠之者名之爲郊學之人而尚遠之之言未入天子之學也於成均以及者成均者

天子之學天子飲酒於成均禮亦及郊人使得取堂上之尊以相旅所以榮之也上尊者堂上之尊凡飲酒則尊者酌堂上之尊卑者酌堂下之尊用鄭注補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前章言始立學者釋奠於先聖先師比四時常禮之釋奠為盛事此章則謂始立學而告祭器之成也興器古注改作釁器近世謂新置器恐亦釁起而將用

之之意耳用幣則用釆帛贄神如生者初相見之禮然據本文既與器用幣然後釋菜是用幣與釋菜是兩節不可曉若按諸經多言舍釆釆即幣今說者謂用幣禮重釋菜禮輕恐無輕重一時兼行之理亦無先行重禮方正行輕禮之理陳氏禮書又以釋菜為弟子見師之贄以婦人用棗栗贄舅姑為比不思男女異贄男子見師豈同婦人而事師之禮至微者猶以束脩束脩亦乾肉而非菜也弟子事師貧而不能

備禮者猶用束修國家立學以禮先師無貧而不能備禮之患也何至反用菜哉且世之言菜者以蘋蘩薀藻為說也按采蘋備俎此言婦人助祭之末非言君大夫祭禮之正左氏言盟在誠信而不在物故借以明誠信非以言祭禮也豈有事神而以菜為重者自昔事神必於其所重而不敢於其薄牲牷必侈言其肥腯酒肴必侈言其嘉美悅神之理當然也禮雖一獻亦未嘗不用牲脯何至反於其薄者而獨以菜

爲名故事神必先奠幣而祭以釋奠爲名禮也菜菹最爲事神之末而祭反以釋菜爲名於禮未見其當也此章然後釋菜之語恐漢人誤以采爲菜而失之耳不舞不授器謂不舞而不授以舞者所執之器如羽籥之類也退儐於東序謂禮畢而退接賓於東序也一獻無介語者謂禮惟一獻而止無介助無祝語凡皆謂告祭器之成而其禮略也然以理揆之亦未必其然也補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形也懌恭敬而温文

凡學立於禮成於樂故教世子必以禮樂樂由中出故以修內禮由外作故以修外然樂雖修內未嘗不發形於外禮雖修外未嘗不交錯於中故樂之成也怳懌禮之成也恭敬而温文方氏陳氏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

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傅者傅之德義保者保其身體師者道之教訓疑擬其前丞承其後比我而相之謂之輔拂我而相之謂

之弼養者從容以養其本然之善教喻者於教訓能曉喻也德成者其德業有成就也記曰以下述古記之言語使能一句作記者解之也語猶言也鄭氏陰氏真氏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君子成德之名故謂君子曰德德成而至官正國治然後能為君故曰君之謂也用陸氏方氏補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

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于其身古注以于為迂胡氏又以于為廣大蓋欲以于其身與殺其身對言也然只如本音義亦通以為世子則無為也言成王已為君不可為世子也自仲尼曰以下言假伯禽教成王以世子事自君於世子以下言人君不可不謹教世子事補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

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周公踐阼學之學之學音效

物事也行一物謂世子齒於學三善得謂知父子君

臣長幼父子天性故言道君臣義合故言義長幼有
等故言節三者得而國治故世子之教爲急結以周
公踐阼謂周公踐阼時之教如此然周公未嘗踐阼
冢宰總政乃古禮云踐阼亦漢人誦聞之言用方氏補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
義長幼之序

庶子掌公族者周官謂之諸子教行於上以孝弟教
交於旁以睦友教恤於下以子愛鄭氏陳氏

其朝于公内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
則以官司士為之
內朝路寢之庭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北上尊在內也
司士掌班朝之位○內朝以齒公族有所伸外朝以
官公族有所屈馬氏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
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
宗人掌禮及宗廟蓋有族則有祀有祀則有宗虞曰

秩宗䟽曰大宗周曰宗伯其義一也登謂登堂餕謂尸起而嗣子食其餘獻謂嗣子酳奠而反受受爵謂尸執奠而嗣子受方無事時嗣子在堂下餕則登獻則登受爵則登上嗣則君之適長子也○宗廟如外朝之位則以官也故宗人受百官以事以爵之尊卑與官之職位其登堂餕獻受爵則以君之適長子此皆宗廟之行事以官不以齒如外朝也補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庶子即前章掌公族之官治謂治内朝之禮凡古禮一命官卑與鄉里序齒再命官髙鄉里不得與序齒惟與父族序齒官至三命則父族亦不得與序齒别席而獨坐在賔之東今此内朝則雖三命亦不踰父兄用孔氏補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麄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

公大事謂公喪○此謂君喪而庶子官掌其事服輕

者疏服重者親故以精麤為序雖有庶長父兄次主人之下用孔說補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賔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

異姓為賔族不自為賔主也膳宰為主人君尊不獻酬也公與父兄齒親親也族食世降一等叙族而食親者稠而疏者希以世次為差也本鄭氏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

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公禰謂行主出疆之政謂朝覲會同公族無事謂不從行及無職事者正室謂適子宮謂所居室謂廟室貴宮下宮正寢燕寢也貴室下室皆親廟高祖以下也○公行軍則庶子守行主公出疆而庶子留守則掌以公族無事者守公宮以適子守大廟以諸父分守貴宮貴室以諸子諸孫分守下宮下室用鄭氏胡氏說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免音問賵芳鳳反賻音附承讀作贈

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弔謂六世以後無服者免謂五世親盡而袒免者車馬曰賵布帛曰賻珠玉曰含總謂之贈承讀作贈長樂陳氏從本音謂承於身者謂之承凡玉可為渠眉疏璧者皆承也正謂正禮○

此論族人雖或至賤吉凶必須相告弔賵含贈皆當

有正禮庶子掌焉孔氏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纖音鍼之林反剸之兖反

甸者王所自治之地甸人則掌其地之官也磬者縊殺之其縣如磬以公族不忍刑於市朝故縊於甸人也纖鍼刺也剸割也謂非死罪而止於刑罪者其鍼刺剸割亦告於甸人而行之惟無宮刑不敢絶公族之世也用鄭氏說

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讞魚列反辟婢亦反為于偽反

讞言也不舉不舉樂也倫謂親疏之比如其倫之喪而無服謂公族之在罪者或親為功緦則公素服不

舉為之變動亦一如功緦之喪但以其有罪而不為服功緦之服耳○此謂臣執法宜堅君用刑宜寛也然三宥不對而走公又使人追之對以無及此事使人君偶有哀矜不忍而救之無及可也若立為此法示欲宥之而不能是虛文相欺不可也且臣有罪而君必赦君有命而臣不受於理皆未安恐亦漢人誦聞古昔之傳或如此耳補

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

以官體異姓也

此釋前章其朝於公一段體謂以心體之也補

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

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

此釋前章其在宗廟之中一段補

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

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殺色戒反

此釋前章其公大事至公與族燕一段

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此釋前章其在軍則守於公禰一段補

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鄉許亮反

此釋前章五廟之孫至皆有正焉一段補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於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遠于萬反

此釋前章公族有死罪至親哭之一段術法也體百姓言不以親而私之必體百姓之心行法同也慮謀也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與國人共慮之也補

天子視學大昕鼔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昕音欣

大昕日初明鼔徵鳴鼔徵召興秩節猶言舉常禮○天子晨視學觀有司行禮非為學士報先聖先師必視學者學所以教養人才不可不身親之也孔氏陳氏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

養也
之往也始之養也猶言始至養老之處謂旣視學畢
而始至東序養老也東序即學宮之東序地道尊右
神祀尚陰故西為廟宮所以尊先聖先師東為饗舍
所以處國子俊造而其地謂之東序也三老五更鄭
康成謂各一人蔡邕謂三老三人五更五人按秦漢
置三老鄉一人則非必三人而後為三老也其義則
鄭康成謂知三德五事者宋均謂三老知天地人事

五更知五行更代似皆意之耳惟左傳昭三年杜預注以三老為八十以上上中下三壽此於三老為近之若更之為義不過謂其老而更事耳然詩書未嘗言三老至漢此說方出至後漢元魏此禮方行後漢竟以三公為三老大夫為五更矣發咏謂以樂納之適饌省醴蓋互言之皆適其所而省之也退脩之以孝養者三老五更即位於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以修孝養之禮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也用鄭氏應氏方氏說

補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

反謂反席語謂談說獻羣老畢而反席然後工登歌既登歌清廟又談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以成之此所謂合德音之極致而禮之大者也下謂堂下之樂

與登歌堂上之登對言也下而立於堂下以管奏象武之曲而庭中舞此大武之舞於是大合衆以歌舞其樂以明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以興起武王受命之有德使衆前歌後舞也正君臣貴賤而上下之義行皆於大合衆而言之也闋終也告君以歌舞之樂至此而既終也。德莫盛於文王功莫大於武王登歌清廟所以著文王之德下管象而舞大武所以著武王之功補

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

羣吏鄉遂之官也王自養老又命諸侯州里皆行之是終之以仁也廣其施之謂也補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

慮之以大謂先本於孝弟之道紀之以義謂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終之以仁即上文命諸侯歸養老鄭氏陸氏

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兊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兊音悅

喻猶曉兊當爲說典常也鄭氏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

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齊玄謂必致齊而身服玄也。此章約篇首文王為世子之法量損之而為尋常世子之禮然所謂有喜色所謂色不滿容此出於人情之自然安得立法以使之。聖人人倫之至聖人之所行即天下之所法

人之氣禀不同而不能如聖人者固多矣薄待天下而下聖人一等以立之法是聖人為有異於人而人不可以望聖人也寧有是理哉且内竪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是子竟不得親侍其父之疾始終但得之於内竪之口亦非人情矣嗚呼是真漢人之言也補

禮運第九

禮運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移之道故以運名雖思太古而悲後世其主意微近於老子而終

篇混混為一極多精語如論造化謂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如論治謂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論人則謂人者天地之心謂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如論禮則謂禮者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皆千萬世名言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

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蜡仕嫁反

蜡索也歲十二月之祭名言遍索鬼神之有功於民者祭之以報也賓者助祭之臣助祭者必有飲食以勞之故謂之賓也觀者闕門英謂俊選之尤者。此記為夫子與言偃問答謂聖人思欲還上古之風不可得而猶思其次也下文葢詳此用蔣氏補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

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

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為殃是謂小康分扶問反知音智

大道之行指五帝時男有分謂各安其分貨不藏於己力不必為己謂無吝驕之私謀閉謂謀之秘密是謂大同總結大道之行尊五帝也大道之隱指三代時大人諸侯也父子相傳曰世兄弟相繼曰及以賢勇知以勇智為賢也以功為己者為有功也著有過

謂用禮以明民之罪刑則也刑仁謂仁者以禮賞之以為則講讓謂爭奪者以禮講説之使推讓在埶謂在位者去謂罪退之衆以為殃言衆人皆以為罪此主不由於禮者言之也是謂小康總結大道之隱卑三代也。大道之行為大同大道之隱為小康以道之隆汚升降係乎時之不同而已天下為公天下為家傳於賢傳於子皆天之所與非人力之所能為也五帝三王何與焉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則近於

墨矣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近於楊矣聖人豈楊墨之道乎老有所終至癈疾有所養三王未始不同也豈獨五帝以正君臣至以功為已五帝之時莫不行也豈獨三王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三王之盛時莫不胥然謀用是作則兵由此起五帝以來亦未始不如此而以彼為五帝之大同以此為三代之小康皆記者立論然爾且稽之論語吾夫子固未嘗若是其費辭也用陳氏馬氏補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復扶又反下同殽户教反又平聲

殽效也方氏讀如字殽猶肉之有殽以其物之相雜天以一在上故曰本地以二在下故曰殽上數語言禮之功用以明夫人生死之所由係下四語總禮之

體用以明天下國家治亂之所由別也大原出於天故推其所自出而本之效法之謂地故因其成法而效之列於鬼神者充塞乾坤之間昭布森列而不可紊也達於喪祭至朝聘者人道交際之用周流上下而無不通也應氏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

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杞夏後宋殷後夏時夏四時書名坤乾殷陰陽書名以坤為首周官太卜掌三易二曰歸藏者指此先坤後乾有交泰之義○夏時坤乾二書皆不行於世所當闕疑而以今夏正建寅與周易乾坤為正耳用馬氏補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

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_{捭卜麥反汙烏華反杯步侯反蕢苦對反又苦怪反桴音浮知音智首手又反鄉許亮反}

捭擗也燔黍捭豚者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汙尊鑿地為尊杯飲手掬而飲桴鼓椎也蕢草也蕢桴謂以草為桴土鼓謂築土為鼓升屋而號招魂也臯緩其辭而引聲某稱死者名復使死者之魂復歸其身飯腥謂含用生米象上古未有火化之法苴孰謂遣奠包熟肉象中古火化之利天

望謂望天招魂以和氣在上也地藏謂葬地藏尸以體魄則降也○上古鼎飪未具而燔捭以為食罍酌未設而汙杯以為飲聲樂未備而蕢土以為歡以此而接乎鬼神自其一念之誠而施之有餘也乃若升屋之號皋復之告飯腥苴孰以繼其孝養之事天望地藏以發其悽愴之思則雖禮教未備而天理之發露於人心者亦自然如此此其為禮之初也蔣氏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

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絲麻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櫓音曾又作增

范金謂鑄合土謂陶炮裹燒燔加火上亨煮炙貫之火上醴酪烝釀之也朔者創始為初終而有始為朔

○此原古始以明聖人制作之功葢取十三卦之義

補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醆側眼反粢古才細反方讀如字醍音體

玄酒水也色黑為玄太古無酒此水當酒在室者貴重古物設之於最内也醴謂醴齊醆謂盎齊醴言甘盎言翁翁然葱白色在户則稍南而近户粢醍即醍齊為齊不止於粢舉粢以該之粢即稷也澄酒謂清

酒祝者代人之辭以致告於神嘏者代神之辭以致福於人上神天神也。此承上文事鬼神上帝而言

備禮之用補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越音活

祝號謂祝於神祇牲幣各有嘉號以尊神顯物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以法上古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

以法中古越席蒲席疏布冪布冪覆淬帛練染以爲祭服嘉樂也合莫謂以此精誠而求神於冥漠之間也。前章言備祭之物此章言致祭之用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合亨合衆物而亨之鉶盛和羹器形如小鼎。此章謂祭今世之食人神交告而禮成通結上二章用鄭氏補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為大假

大假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各有分守今乃以諸侯用天子禮而祝嘏皆莫敢易其辭竟以天子之辭而用之諸侯之國假竊莫大於是是為大假此章本嘆非禮而先儒誤以大假為正說○前章既詳五帝三代之禮至此更端而明夫子嘆魯之意謂魯之

郊禘非禮也而未嘗言魯郊禘之所始至明堂位謂
周公有大勲勞成王賜以重祭說者遂以為擄然按
吕覽載魯恵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
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恵公奚請恵公
之請殆由平王以下考之春秋則僖公始用郊是成
王未嘗賜周公未嘗受也補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醆斝及尸
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

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祝嘏皆有辭説藏於宗祝巫史而君不知有故為幽暗之國醆斚爵斝皆先王之爵而諸侯有用之者君以獻尸尸以酢君故曰僭君冕弁君之尊服兵革君之武衛私家藏之故曰脅君官事不攝聲樂皆具非禮明矣并以祭器不假為非禮未安。此承上章析言禮之失補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

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期居其切

臣對君之稱僕對主之稱○喪者所宜衰其凶戹者所宜慶其嘉故皆期年不使以優之令反以衰裳入朝或與家僕雜處夫國之臣與家之僕雜處故曰君與臣同國方氏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采食采之邑。人莫不有子孫而自天子以下處之則異是之謂制度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

舍其祖廟謂舍於諸侯之祖廟也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也天子雖尊舍於人之宗廟猶有敬焉若諸侯無故而入諸臣之家是為謔也鄭氏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儐謂接以賓禮○禮惟為大柄則能別嫌於難辨明微於未彰幽可以儐鬼神明可以考制度別仁義以至於治政安君也禮以節文仁義各使中禮故曰別

陳氏

鄭氏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

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上下乖離俗敝刑肅皆國之病故云疵國鄭氏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殽效也效法於天以降命令而隨所取法地生物君養物故命令由社而下者謂之效地父親仁也祖尊

義也故命令由祖廟而下者謂之仁義山川有草木鳥獸可作器物人君法山川以興作其物故命令由山川而下者謂之興作五祀中霤門戶竈行也小大形制各有法度故命令由五祀而下者謂之制度政之大理本之天地及宗廟山川與五祀故人君得藏身安固也孔氏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

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以政本天而殽地故聖人參於天地以降於祖廟山川五祀故聖人並於鬼神天地祖廟山川五祀皆禮之至理所存聖人因其所存而處之以定體是即為禮之序道德仁義興作制度皆民之良心所樂聖人因其所樂而玩之且不紊其條理是即為民之治天生時地生財人則父生而師教人君位天地之中居

父師之上夫何為哉以正用之而已以正用其時奉之而不違以正用其財理之而不傷以正用其生厚之而不夭以正用其教立之而不廢正用者順其自然之理而不過所以立於無過之地方氏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

生

指人之失謂之明人君納天下之諫則人之所明而非明人者也予人以食謂之養人君享天下之奉則人之所養而非養人者也奉人以力謂之事人君役天下之羣動則人之所事而非事人者也故禮行分定則人皆見危致命愛死節而恥偷生用陸氏馬氏胡氏說補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知音

智變
音辯

此章大意不過謂人才難責其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自說者必欲於其義理之精嫌於仁者之有貪也各自為說而去本旨逾遠惟晦庵云人之性易得偏仁善底人便有好便宜底意思此通論也蓋仁不必皆指其極致者然後為仁貪亦非必殖貨而後為貪也變古音辯謂辯猶正也方博士從本音而訓權亦通然死於宗廟難以權言死必以正豈有以權宜而

死者哉若從本音而以變爲變故之變亦何不可補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

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

耐音能辟婢亦反

耐古能字意心所思慮辟開也。天下非一家而能

以爲一家中國非一人而能以爲一人在知其情情

之所合則措天下之異而歸於同情之所離則天下

不可得而强一辟於其義而教之明於其利而興之

達於其患而去之此皆知其情之謂而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也周氏陸氏陳氏補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恵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七者感物而動無非自然十者人之大倫故謂人義

此義既形此情遂定於是講信修睦而人利興此義不立此情日亂於是爭奪相殺而人患起制情立義興利去患納天下於相安相養之域惟禮可耳集馬氏游氏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愛惡之惡烏路反美惡之惡如字

莫非欲也飲食男女爲大莫非惡也死亡貧苦爲大

心隱於內而不可知也聖人揆之以禮而制之飲食

我所欲也觴酒豆肉遜而受惡男女人所欲也非受

幣不交不親死亡貧苦人所惡也而國君死社稷大

夫死宗廟君子仕而不稼田而不漁食時不力珍馬氏

方氏
蔣氏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

也

天以覆為德地以載為德人生於覆載中則其形之所自生固天地之德獨陰不生獨陽不成人因其交會而生始具則其形之所自生固陰陽之交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氣與魄聚則生散則死人因其會聚而生始全則其形之所自生固鬼神之會五行之氣散布於萬物而人得其最靈故其生為五行之秀氣德言其無間交言其混會言其合秀言其特異德以理言交會與秀皆以氣言理與氣合而為人人所

以爲人者蓋天地陰陽鬼神五行交相參而成者也人其可不自貴哉然五行即陰陽鬼神即陰陽二氣之屈伸而天地即陰陽之成形於上下者也故理與氣未嘗不俱而人與天地並立爲三用孔氏王氏説補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天者陽氣之所積故曰秉陽地者陰氣之所積故曰秉陰陰氣合陽於天上則爲日星是以其光下垂陽

氣合陰於地下則為山川是以其竅上通山川者五行之本也故天之氣出入於地中則升為四時地之氣凝結於天上則降於五行播者分布之稱也天一生水而播於冬天三生木而播於春地二生火而播於夏地四生金而播於秋天五生土而播於四時之間自天一至於天五奇偶合而成十五十五之數成其所播者既和然後月生而如其數數之至於三五則為五行生數之極而月所以盈又積之至於三五

則為五行成數之極而月所以朒也長樂劉氏長樂陳氏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宫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還音旋和戶卧反

相竭相克而成如水王則金竭木王則水竭五聲宫商角徵羽六律謂陽律十二管謂陽律六陰呂六各一管還相為宫者始於黄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南吕更相為宫五味酸

苦辛鹹甘六和者四時四味各有滑有甘為六五色青赤黄白黒六章者兼天玄十二食即周官鼎十有二十二衣即舜之十二章鄭氏孔氏周氏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天地有人如人有心以其居天地之中而生意之所鍾聚凡果實之心皆名曰人字亦作仁故天地之心亦名曰人曰仁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人之名蓋出

於此萬物莫不鍾五行之氣以生而人受其氣之秀故曰五行之端所食者五味所别者五聲所被者五色此人之所以生也項氏陳氏馬氏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鬼

神以為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奥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畜許六反

天地以至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其徵報也以天地為本則萬物皆末本得則末斯從之故物可舉陰陽者萬物之情以陰陽為端則情可探而見故情可睹以四時為柄則人順時之後先因時之動静不敢辭焉故事可勸以日星為紀

則晝之所參夜之所考各得其序故事可列月以為量則興事造業各有數以致其能故功有藝五行以為質則代廢代興皆周而復始故事可復四靈以為畜則人之日用者皆易致焉故飲食有由也鄭氏方氏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為畜故鳥不獝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淰音審獝況必反狘況越反

淰魚驚而水動獝驚飛貌狘驚走貌麟體信厚鳳

知治亂龜兆吉凶龍能變化故謂四靈魚從龍鳥從鳳獸從麟龍鳳麟既来為人之畜其屬見人自不驚逝飛走龜知人情既来應人故於吉凶善惡皆不失

方氏 馬氏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埋牲曰瘞幣帛曰繒宣猶揚也祝者主所致禱於神嘏者神所致福於主辭說者祝嘏皆有其辭說也設

制度者辨上下定民志也故國必其有禮官各御其事事各有其職禮各有其序不相奪倫鄭氏劉氏補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祀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位欲其安故言定物欲其陳故言列儐賓而敬之也

宗宗人祝大祝瞽樂人侑謂侑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脩猶飾藏謂禮在其中。此申言上章之義補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大一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以形之始而言謂之

太始以其數之始而言謂之大一大一天地之始凡有數者莫不出於其間故分而為天地之位轉而為陰陽之道變而為四時之代謝列而為鬼神之魂魄莫非此禮發露於自然聖人本其自然發露者制禮以命天下故曰其降曰命亦未嘗不本之於自然故曰其官於天孔氏陳氏周氏蔣氏方氏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恊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

射御朝聘

列而之事事詳則禮詳變而從時時異則禮異協於

藝不強其所不能（虙氏）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

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

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

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壞音怪喪息浪反）

禮義內可治心外可修身可養生送死於其明可事

鬼神於其幽聖人所能保其國家與人民知禮之不可已爾衆人反此而禍患隨至陳氏
方氏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櫱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櫱魚列反

善為酒者戒其為醨務其為醇善為人者戒其為小人務其為君子長樂陳氏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

之播樂以安之

此以農喻聖人之治人情也人情感物而動必有梗吾和平之化者故修禮以治之謂之耕禮由義起其初未有淺深厚薄之宜故陳義以治之謂之種學足以辨其是非謂之耨仁足以滋其盛大謂之聚樂足以樂其成功謂之安蔣氏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

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謂禮者義之實又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是禮之資
於義者多也謂藝之分仁之節矣又曰義之本順之
體是禮之資於仁者重也禮出於義則在我有自然
之強禮出於仁則在我有自然之尊蔣氏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
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
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

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扵順猶食而弗肥也

此承前章以人情為田之喻而每節反明之以見缺一不可補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徳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

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此承上章食而弗肥之喻因以身之肥充廣至天下之肥是為大順以發明上章所謂達於順之順補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

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苑於粉反

苑積而至鬱滯之意也事大積累亦一一處置有條理於小事亦不失凡皆言其順之實而治之形也守

危謂能居安如危守而不失如易所謂危者安其位

用鄭氏葉氏補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夭孽之疾殺所戒反

當丁狼反

禮隨貴賤不同而各得其豐殺之中于以持情而使

之正合危而使之安居山居川居渚居原各順而安之所各保其業不至困敝合男女必當其年頒爵位必當其德致順如此故國無災民無疾用孔氏陳氏補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棷音藪

器車鄭氏以器為銀甕丹甑孔氏謂不揉治而自圓

曲為器車按器車與馬圖對言豈古嘗出此物如河圖之類歟郊棷在郊之棷宮沼在宮之沼卵胎可俯見謂不驚遻無故謂非有他事使然○天不愛道以其道與我地不愛寶以其寶與我人不愛情以其情與我此豈有私與哉亦以積累之厚如上所云也甘露醴泉而下皆言其證應陸氏

禮器第十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

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栢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内無怨故物無不懐仁鬼神饗德

禮器謂禮之用成也是故者承前篇禮運而言自前篇禮運所陳至是禮之大體全備若成器然故曰禮器大備其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者不能為故又釋之曰大備盛德也回邪筠謂竹之青皮○私欲頗僻所謂回也禮能使之隂自消弭如水之於氷春風之

祓物所謂釋回也天賦善端所謂美質也禮之所加猶玉而山龍其文猶素而藻繢其章所謂增美質也故措諸事則正施諸用則行如竹箭之有筠其外澤如松柏之有心其内堅故以之接人則外諧和以之處已則内無怨懟物懐其仁而鬼神饗其德用葉氏馬氏補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處之有經之謂理施之有

權之謂義根於忠信爲禮之本各辨於義理爲禮之文用黃氏陳氏補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天之四時各有所生地之分理各有所宜人居其官

各有所能萬物委曲各有所利天不生謂非其時物

也地不養謂非此地所生也不順其鄉之所有謂之

不知禮也鄭氏孔氏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

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

上之制禮也節矣殺色戒反

定國猶立國也經經常也倫倫理也殺穀不熟也匡

猶恐也○舉國内生物多少之數以為禮之經費其

制禮之倫理又隨地廣狹逐年豐歉常量入以為出故年雖大荒衆無恐懼則上之制禮於是為有節補

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稱尺證反革紀力反

革急也猶道也倫即順義即宜羔豚而祭謂小祭祀大牢而祭謂大祭祀。時者天地之大運順者人道之大倫形各有辨謂之體事各有常謂之宜物各隨其分量謂之稱五者雖不同同歸乎理此章蓋先舉其凡而隨條釋之用江氏方氏補

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龜卜龜古者貨貝寶龜諸侯保土占詳吉凶故得以

龜為寶圭謂五等玉諸侯之於天子猶天子之於天天子得天之物謂之瑞故諸侯受封於天子天子與之玉亦謂之瑞家謂大夫大夫不得寶龜故臧文仲居蔡為僭卿大夫不執玉故不藏圭兩邊築土為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門之有臺所以壯國體故家不臺門凡其得與不得各有所稱也鄭氏孔氏方氏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

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為貴也

介副也謂介僎之介五重三重古註謂葬時抗木抗席加茵葬宜堅固故多重陸氏謂重棺。凡此尊者多而卑者少故曰以多為貴方氏

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

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

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

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

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

介者為賔則用介天子無客禮故無有灌獻也一食

再食三食謂告飽也食力謂庶人自食其力者也大

路祭天之木路也繁馬腹帶也纓鞅也就者五色絲

一匝也鄭氏以繁為鞶帶之鞶山陰陸氏讀繁如字

謂繁纓言其文之繁也巾車曰玉路樊纓十有再就謂之繁纓冕之玉名繁露與此同義士喪禮曰馬纓三就所謂就者其纓而已愚按鄭氏之説其行已久人多從之難改耳圭璋特者珪璋玉之寳而獨用之不用他物為媲也琥璜爵者琥璜之玉劣於圭璋禮行酬爵則以琥璜之玉將幣不獨用也。天子無介祭天用特天子之膳諸侯非不能備多品也而用止一犢諸侯相朝主國非不能備豆籩也而灌止用鬯

繁纓美於多就而大路一就琥璜用於爵幣而圭璋則特凡皆以少爲貴許氏

有以大爲貴者宫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爲貴也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内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散悉旦反觶支豉反甒音武

皿器之蓋也觴容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五獻子男之饗禮尊酒尊缶以算

法推之斛四為豆積而至缶二為鍾缶盖四石之名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獻謂獻之於尸舉謂舉以自飲

○宮室以至丘封貴者皆大此以大為貴獻爵貴者以其小獻尊小者居其内此以小為貴補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為貴也棜於處反

禁承酒尊使不動者也棜禁承酒尊之無足者也廢禁去其禁使就地也棜禁無足雖用禁而近地者也

此謂以下為貴補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緑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羮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為貴也琢古作瑑文轉反越音活犧鄭素何反王如字樿章善反

越席蒲席犧尊畫犧牛於尊䟽布冪以麄布覆酒尊

樿白理木樿杓以白木爲酒杓而不加飾集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内心者也德産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省察也詡猶普也徧也德産精微謂天德之生物其致精微而無遺也○德之發揚普徧萬物大得其理於物甚博此禮有以多爲貴樂其發謂樂其發見於外也天德産物精微無遺萬物皆其所生無物可以報稱其德故禮有以少爲貴慎其獨慎其所以感之者也此通結前章之意言貴多則曰大曰高曰文在其中言貴少則曰小曰下曰素在其中鄭氏孔氏馬氏

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

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内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内心之所尊則以少為貴而不可多外心之所樂則以多為美而不可寡此承前章覆說制禮惟其稱也用孔氏方氏說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

攘非其有而取之也簋承黍稷器鏤刻而飾之朱紘

冕之飾用組為之從下屈而上屬之兩旁垂餘為纓朱紘則天子冕之紘也節柱頭斗栱山節刻為山形梲梁上侏儒柱藻梲畫為藻文濫謂溢而無所制隘謂陋而無所容。中則得禮僭則盜竊管仲過奢晏子過儉用鄭氏補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紀者衆目之總禮亦百行之總戰克祭受福本郊特

牲記春蒐之禮蒐田習戰而以其禽祭故載此為孔子之言此因言祭而并引之馬氏葉氏孔氏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麾快也蚤先時也葆之言褒葆大指器物言也嘉事冠昏也。祭以思親不祈福報祭感霜露之變不先時蚤設為快必求其稱故不樂器幣之葆大不忍其代親故不善冠昏之嘉事禮有以大為貴而牲不及

肥大禮有以多爲貴而薦不美多品修其在中之誠而已孔氏陳氏馬氏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綦音忌奧古音爨方氏應氏胡氏並如字盛音成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夏父弗綦魯文公時典祀者也逆祀謂魯閔公幼而適先立魯僖公長而庶後立僖公嘗臣事閔公矣僖公之子文公乃躋祀僖公

於閔公之上是為逆祀而臧文仲為大夫不能諫止
也奥者西南隅致養之地竈能化飲食以養人故祀
竈於奥而以婦人之為先炊者配之不過盛飲於
盆尊酒以瓶禮無燔柴也而臧文仲燔柴皆為不知
禮也補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
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
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人備衆體各當其用斯為成人禮有大小顯微之不同苟設之而不當是亦不得為備禮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之多其致一者謂用各當於理也是即入室之有戶也補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

誠若即誠意而發為禮文表裏相稱內外相似也。

竭情盡慎致敬而誠若者主內心而言謂禮有以少

小下素為貴者也文而美而誠若者主外心而言謂

禮有以多大高文為貴者也貫通乎內外皆誠也用鄭

說補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

有順而討也有撕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

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撕所監反放方往反摭之石反

討求也撕芟也放效法也摭拾取也。直而行謂行

吾誠而無所屈若凶事不諂至敬無文曲而殺謂有

所壓而不得伸若父在為母期君𦀶不以卿為賔經

而等謂理之大者不可易若三年之喪自天子達順

而討謂序之細者不可紊若天子而下轉相降差撕

而播謂交於此以播於彼若旅酬之逮賤餕餘之逮

下推而進謂推於此以進於彼若兄弟之子而謂之

猶子王者之後而得用天子之禮放而文若天子之

服象日月以至黼黻放而不致若諸侯自山龍以下

順而𢹂若君沐粱大夫沐稷士亦沐粱士卑不嫌拾

君之禮而用之也集說陳氏孔氏方氏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或素或青言質文之相變夏造殷因言前後之相承用方氏補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

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武音無醵其約反與音餘

武讀爲無無方與就養無方之義同也合錢飲酒曰醵旅酬六尸謂太祖尊不與子孫酬酢三昭三穆更相次序以酬凡六尸也。夏禮質謂尸是人人不可久坐神位故惟飲食時暫坐非飲食則尸倚立以至卒祭殷因夏禮損其不坐之禮益爲常坐之法周又因殷而益之詔告勸侑其尸如生時就養無方又旅酬徧於六尸如合錢飲酒皆令周徧故曽子謂其猶醵歟孔氏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爓似廉反

郊祭天也大饗祫祭先王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也一獻祭羣小祀也用血非人情用腥去人情稍近爓謂沈肉於湯為近人情用熟肉於人情最近獻以血非近人情者也而反以事天獻以肉乃近人情者也而反以事羣小祀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禮之至也周氏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

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慼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惡好胡反池大河反

介副也賔相見必有介以通情慤謂太質慼謂太遽惡讀為呼呼池并州川延平周氏以為惡池盖呼池也配林林名繫謂繫牲戒謂散齊宿謂致齊擯詔謂

擯相而告詔之也相步謂相瞽目者之行步也溫和也。禮非直情而徑行必有為之先先如有事上帝而先類宮河之先惡池泰山之先配林皆其所由始因而肄習之也用方氏陸氏補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莞音官又音丸鞂江八反

主謂本與古也可述而多學謂於其本與古而求之也。凶事出於哀戚之真情而不用擯詔朝事出於君臣之燕饗而必用音樂醴酒所用也而反玄酒之尚割刀所用也而反鸞刀之尚莞簟所安也而反藁鞂之尚凡皆反本脩古之事而禮之所主也故可述而學焉補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

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致至也禮者萬物之極致馬氏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

含物而論義則流於虛若逼逼於形名度數而不明聖人為禮之義又祝史之事而已故曰因其財物而致其義天時雨澤蓋陽和融液仁德流行出於天運

之自然而不容止君子於此而達其亹亹又不息之恍

蓋與天合德用周氏應氏補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

此謂將祭而擇士又聚集其衆而誓戒之本鄭氏說

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因天事天謂於丘而祭因地事地謂於澤而祭因名山升中于天謂於高處升中心之誠於天因吉土而饗帝謂如周公卜洛得吉而於其地饗然各要之祥瑞應驗則漢人之言也補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定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罍尊畫雲雷於尊如屋梁所畫曲水雲雷相間也犧尊畫犧牛於尊楊慈湖嘗官楚東見其俗呼牛之大者為沙孔疏不知牛之為沙改沙為娑謂為羽飾陸氏又并改犧為娑縣鼓大鼓應鼓小鼓犧象之象尊為象形也犧牛重遲象重厚故為其形以取義焉廟堂宗廟之堂人君所居亦稱廟堂傳所謂君人不下廟堂而知四海之外是也天垂象以示人故為教之至聖人體天之所示以成德故為德之至君立於阼

以象日夫人在西方以象月此即天道至教而聖人體於至德之一也禮動乎上樂應乎下陰陽交通天人和同故曰和之至用馬氏孔氏補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禮以報本故反其所自生樂以彰德故樂其所自成

禮惟其反本故制之以節萬事樂惟其彰德故脩之以道已志觀禮樂之得則知其治觀禮樂之失則知其亂發者見之於其事觀其器而知其巧所以喻觀其發而知其智我之所發即其所以與人而人得觀之者故君子慎其所以與人用馬氏孔氏補

太廟之内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

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盖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為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定丁磬反祊百彭反

血以告幽毛以告全羹肉湆定熟肉或曰羹和而後定道猶言也祊門外牽牲謂納牲於庭時告神當用幣而大夫以幣從也制祭謂朝事用血骨時祭神當用盎齊而夫人薦盎以獻也割牲謂進牲熟體時薦熟當用酒而夫人以酒薦也卿大夫從君謂從其制

祭割牲命婦從夫人謂從其薦盎薦酒洞洞質慤貌屬屬專一貌勿勿勉焉以望其神之歆饗貌納牲詔於庭即申言牽牲贊幣之禮血毛詔於室即申言制祭薦盎之事羹定詔於堂即申言割牲薦酒之事設祭於堂正祭於廟之內也為祊乎外索祭於廟之外也於彼乎於此乎不知神之所在也用孔氏方氏馬氏補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一獻祭羣小祀三獻祭社稷五祀五獻祭四望山川

七獻祭先公質言簡文言詳山川地道故言祭祭致其審也先公人道故言神神惡其褻也鄭氏方氏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内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内音納見賢遍反肆古註作陔

大饗謂祫其饌與貢祫祭先王承上文七獻而言則

大饗者九獻也九獻山陰陸氏嘗考其詳三牲牛羊豕魚腊籩豆之實水草之品內金納之庭實先設金也金照物故云見情其餘謂九州外蕃國。天子大饗諸侯各以其方物助祭三牲魚腊天産也天産作陰德故以味爲主而曰四海九州之美味籩豆之薦地産也故以氣爲主而曰四時之和氣備四海九州之美味者示其得四海九州之歡心薦四時之和氣者示其能賛於天地金從革從革則和故內之

以示其和璧象天德故加之束帛之上所以尊其德龜能知來物故列之前以先其知金能焰物露見其情故次於龜以見其情納金示和是其入在先以金次龜是其設在後同此一金而兩義也龜金之後布陳丹漆絲纊竹箭與天下衆人共有此財故諸侯來朝而貢之陳列在下其餘外國無常貢各以其所有貴寶爲贄示其致遠物也其畢而出也王奏肆夏之樂而送之諸侯之饗王以財而王之送諸侯以樂非

為財也蓋重禮也方氏周氏孔氏陳氏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賔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郊廟喪賔仁義忠敬所發而禮為之本補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和戶卧反

質不先立於内則禮不可行於外道之為言行也方氏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一獻祭羣小祀也大饗祭先王之九獻也大旅非常祭國有大故旅羣神而祭之也饗帝祀昊天上帝也此假詩而遞尊之以明禮之重用孔氏方氏補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

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跛彼義反與音預

室事交於戶堂事交於階亦通達連續之義質正也質明者正明朝食前也晏朝者於朝為晚。禮寧略而敬不可煩而怠孔氏

宰治邑吏偏倚為跛依物為倚室事正祭堂事侑尸